

譚槐恨

聊解闲荒

马稼枝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譚槐恨

聊解闲荒

馬稼枝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06号

责任编辑：李保军

封面设计：马一青

版式设计：木 车

谭愧恨—聊解闲荒

马稼枝

敦煌文艺出版社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7.875 插页2 字数444,000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80587—216—3/I·189 定价：12.20元

回 目

第一回	存闲思红小匣藏真解无聊黑秀才说书	(1)
第二回	苦氏悲苦三哭见血出塘原出一塘泪水	(10)
第三回	大劫临头苦氏当难 债课逼命柴糠变粮	(20)
第四回	粮行欺市贱葬祖传 药铺关闭出锡愁归	(30)
第五回	出锡觅短路遇解救 冰封黄河结伴逃荒	(40)
第六回	严冬寒寺惯向菩萨 嶙崖峭坡跪救亲人	(50)
第七回	幼女难逃卖身祸 弃妇忧思成疯癫	(60)

第八回	卖骨肉肝裂肠断	(79)
第九回	愁亲人望眼欲绝	
	苦氏雪野闯慌乱	(92)
第十回	饿夫春日活命难	
	恩爱难断疯妇毁发	(105)
	世道不平潘富遭殃	
第十一回	出锡千里苦寻义兄	
	文俊空手巧送如弟	(115)
	柱霄潦倒夫妻横亡	
第十二回	花如受欺兄妹同归	
	小出塘启蒙经世事	
第十三回	秦师傅新解碑柱楼	(137)
	路海山巧用双八台	
第十四回	乖出锡重见稀世宝	
	忆拦劫聊夫起疑心	(152)
第十五回	说疼爱安氏尽人情	
	天理不昭怨向谁诉	
第十六回	世情难违路远泪长	(165)
	泪斑斑旧怨添新恨	
第十七回	气怯怯孤影伴花烛	
	出锡押赌时来运转	
第十八回	红军扬威长眉截短	(181)
	荒凉潭愧百般事态	
第十九回	遇机出塘沾泥带水	(195)
			(209)
			(224)

第二十回	父诈女虞急惶疯癫 驱邪降鬼出塘受笞	(239)
第二十一回	美丑竞显相烽火连天 苦女争自由镣铐锁心	(253)
第二十二回	锄奸斩寇火中取栗 豕突狼奔鼠为猫积	(269)
第二十三回	新地湾引出千古事 贤师傅荐愚升新学	(283)
第二十四回	入新天地出塘变性 签中兵丁出锡密逃	(297)
第二十五回	白面狼张牙吃人肉 老三喜蒙辱硝烟行	(312)
第二十六回	出锡难逃遗指之祸 文俊招惹私怨啧啧	(326)
第二十七回	秦营长巧煞虎狼威 漏网鱼妙渡兵役关	(341)
第二十八回	天寿命短遗尸陇上 田氏福薄跪送烟鬼	(357)
第二十九回	痴男痴情偏逢路草 思国忧国却遭飞石	(370)
第三十回	安校长驱邪起大祸 憨出塘擒妖几丧生	(385)
第三十一回	苦氏惊闹凶丧会 朱老愤笔入狱牢	(401)

第三十二回	出锡混关伪装表里 潼关触感出塘发志 洞烛酸楚何处倾诉 (418)
第三十三回	官姨露丑苦衷难言 血漫深谷同昌同归 (434)
第三十四回	尸遮青山长眉独还 书生泄愤一书百毁 (450)
第三十五回	义钟三响士囚五载 二丑争妒出锡荡产 (465)
第三十六回	一往情随俏俏归山 肩挑卖暂托切骨恨 (482)
第三十七回	纠合党共谋宏图志 众生评教备受高压 (500)
第三十八回	凡翁议政殃及祖莹 立学团触犯令狐忌 (518)
第三十九回	藉竞选出塘照灵光 豺狼逞凶难阻壮志 (535)
第四十回	血洒寒窑负恨终天 (551)

第一回

存闲思红小匣藏真 解无聊黑秀才说书

万事开头难。为着解难，且引七律一首，聊表闲意。诗曰：

古今世情有同异，
万代事理一线穿。
历尽寒暑知冷暖，
冬残梅衰催春还。

诗罢，该着正事。话说多年气候异常，冷暖违时者不少。这年刚到“雨水”，就落一场好雨，洗去一冬烟尘，已见槐梢露青、柳枝软绿、叶蕾萌动了。老马已是离休之人，整日闲转。这日趁着空气新鲜，免不得观赏雨后初春。到得滨河公园，但见一棵老槐树下，新设茶园，围坐一大群人。护那棵老槐的水泥围墩上，用红漆灌着刻好的“红弹落地处”五个颜体正字。旁边一张桌、一把椅。桌上放个光耀夺目的大红铁皮小匣，匣盖横书“红匣藏真”四个金色隶字。紧靠小匣，放厚厚十六本红色塑料皮笔记本，左上角直书“红弹记”三个行书金字。桌后椅前站立一个人称黑秀才者，正在说书。

黑秀才本姓冯名三暖，字一冰，从事秘书工作三十多年。黑秀才是绰号。有人问及这个名、号来历，黑秀才曾简略介绍说：“领导布置的任务，基层提出的要求，同志、朋友托办的事情，可谓三也；工、农、兵，可谓三也；三人为众，三者众多之意也。对于违反马列主

义基本原则，违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及坏人坏事坏作风，当用一颗冰心。”至于这个绰号，却有一番演变过程：因他文笔比较流畅，最初，人均称“秀才”。又因秉性耿直，不善官场应变，一直未能提升，未上“长”字辈。后来年岁慢慢大了，人们为表尊重，又称为未“中举”的“老秀才”。到文化大革命中，因他所在机关的领导大都成了“走资派”，过去的文件、讲话、材料，大都戴上“黑”衔，成了“黑文件”“黑讲话”“黑材料”。他是秘书，当知一些内情，自然受到株连。他虽不够“走资派”资格，未关进“牛棚”，但批判还是免不了的。批判中，说他是“黑秀才”，为走资派“跑龙套”。又说，没有“黑秀才”，“走资派”这出戏就唱不起来。批的时间长了，叫的人多了，“黑秀才”又代替“老秀才”成了代号。粉碎“四人帮”后，无人专就此事正名平反，人们继续这样习惯称呼，他也默认。所以，虽然年事已高，离职休息，可“黑秀才”这个雅号却一直延用至今。

话说某年元宵佳节，军民齐庆升平。千座高楼大厦，满布彩灯霓霞。大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震耳，龙灯绕空，狮跃马跑，彩船飘荡，高跷踩舞，前后紧随太平大鼓，一队紧接一队。真是：观众如堤岸，社火似潮涌。百万人口的一座山谷城市，完全沉醉在沸腾欢乐之中。

黑秀才和儿孙们正在人群伸头定睛观看，忽觉有人轻拍肩头。回头看去，原是好友、业余文艺作者邱靖文。二人道过寒暄，挤出人群，一同来到黑秀才家中，随意备了几样菜肴，对饮起来。这黑秀才家居南北定向的十层楼上，是全市家属楼中最高一座。坐在家中，几乎可以俯瞰这个东西走向的大半个城市。他们对坐在临东面会客室的圆桌前，开怀畅饮，目光却不断被腾空而起的烟花吸引。往常夜晚，从这里外望，可以看到一座座整齐划一、层层格格照亮灯光的家属楼；可以看到矗立高空的电视大楼、邮电大楼和少年宫的红色彩灯；还可看到满布条条白练、波光柔涟、滔滔激进的黄河夜色；以及朦朦胧胧的北山林影、黄河铁桥和滨河公园的松、柏、

槐、柳。这些夜景，虽是每个月夜都可看到的常景，但却是宜人的，是自然和人工融合成的一幅立体画。差不多每个月夜，黑秀才总要站在窗口浏览一番，欣赏欣赏三十多年来城市建设的成就，欣赏欣赏山色景物变化，然后轻松地长呼一口气，微微笑笑，才去睡觉。如今，但见那些“百花怒放”“夜景群伞”“太公钓鱼”“满天星”“五彩连珠”“银花飞舞”“火箭”之类，纷纷扬扬，此明彼暗，此起彼落，有如天仙散花，又如银河腾浪，遮没了月景，空旷夜空，除了这些耀眼彩光，其余全是漆黑。酒落衷肠，思绪翩翩。宁神观景，恍恍忽忽。邱靖文似入仙境一般，端起杯来，徐徐饮过一口，品了品酒味，慢慢说道：“秀才兄，今夜趁酒兴，敢于班门献丑吗？”黑秀才哈哈笑道：“对酒当歌，有感当吟。这是自古以来豪杰文士的常情，可不是你老弟的创造。值此良辰，景物别具，正是你这个作家动灵感、兴诗文的好时机，本应多多赐教，不才当洗耳恭听。”一面说，一面又给斟了满满一杯。邱靖文又慢慢饮下一口，凝视了会夜空，随即吟出一首七言绝句：

红霓白彗凌空扬，
玉匣倾珠盖月光。
撒娇藏羞仙子嬉，
情柔意真相思长。
借得南海一叶莲，
偕君同登水帘堂。
大圣传点千山主，
齐拓人世极乐场。

黑秀才听罢，哈哈笑道：“好啊！好一个‘齐拓人世极乐场’啊！受教非浅。但愿齐天大圣能统帅起千山万洞之主，共建人间天堂。……不过，这都是年轻人的任务了，像我这个老朽，已经成了过时废物，一来力不从心，二来命不随意，只能给社会、给孩子增添些负担！老邱啊，你可是责无旁贷的。希望能多立翰墨，我当继续受教，

也可给更多的人宣传宣传。来，慢慢饮吧。酒是五谷之精，活血通络，滋补身体，既可为英雄鼓气壮胆，又可滋润你们文人的锦绣诗肠，多饮两盅，多绘几张‘璇玑图’，对建设人间乐园有好处的。”

黑秀才笑殷殷继续劝酒，但可听出，他因年事高了，颇有些消沉自卑之感。邱靖文鼓励道：“老当益壮么！古人马援都有这个志气。曹操也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志气。我们共产党人，更应有前无古人的气概。建设共产主义，到处都是战场，要的是千军万马，青年、壮年、老年各有用处，哪能愁英雄无用武之地！”黑秀才苦笑道：“话虽如此，但组织给我的任务是享清福呀！想参加一点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组织没安排，名不正，言不顺，不好举动；只好看看电影、电视，听听广播，领着孙子玩玩。”邱靖文说：“主动找点事，发挥发挥秀才的专长吧。近一二年，我也觉得快要退休了，懒于思考问题，荒疏了写作。昨晚突然得了一梦，梦见辛向共、齐建华两位派人给我送来个便条，开头简单写道：‘靖文老弟：久未会晤，十分悬念。我两在船头恭候，请随来人同登花果山一游。近有一位战友，赠给我们绝句一首，现附后，请转三暖兄留照。’我把诗看了两遍，跟来人同到河边。他们两位果真驾着一片大荷叶，攀我一同登上，摇摇晃晃随水飘去。飘了不远地方，就碰到一个暗礁上。好在荷叶是软的，和橡皮船一样，没有碰坏。不过，这一惊，把我惊醒了。惊醒后，我想了很多，一夜再未入睡。他们函中所附的诗句，就是我刚才背诵的那首。今晚我是秉承他们旨意，特来奉送这首绝句的。他们已经离世十几年了，忠魂不散，仍然奔波着发动‘孙大圣’，难道我们这些仍留人世的人，能安享清福！……这个梦有些蹊跷。诗中含意是什么，我还没想清，这会子在这十层高楼上观赏元宵夜景，似乎前两句就是我们眼前这些景物的写照。你认为怎样？”

黑秀才听到已经死去的战友、同志辛向共、齐建华，随便回答了句：“也许是描绘这些景物吧……”随即陷入沉思。正当这时，

黑秀才的老伴和儿孙观景归来，拾下一个如同“百宝箱”似的红包裹，外包一块方形大红平绒，内用大红缎密缝。原来，黑秀才和邱靖文走后，来了一大队“大头娃娃”，笑嘻嘻地，又跳又舞。黑秀才的老伴和儿孙一直从南关什字跟到西关什字。见离北山近了，又到北山公园看灯会。回家抄近路，进了滨河公园。这包裹架在一棵空心老槐树洞之中。树洞离地近一人高。平绒洁泽反光，微微闪亮。走近一看，见是个包裹，以为小偷偷藏的，便提回家。黑秀才和邱靖文为了物归原主，未敢拆看，二人偕同，深更半夜送往公安派出所，然后分手。

邱靖文到家，头晕、恶心。泡了杯浓茶，喝罢，这才上床。但上衣刚脱一半，就靠床架倒下，不省人事。送到医院，诊断为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已于清晨六时去世。黑秀才还未起床，来人报知噩耗。待急急赶去，遗体已安放太平间了。黑秀才大恸伤悼，悔恨昨晚不该让老邱饮酒过多。开追悼会那天，报纸登载公安局一则广告，说是拾得若干笔记本，请失主认领。黑秀才一来悲恸未已，二来也因未写拾物的地址、详情，一览而过，毫未介意。过了三个多月，派出所同志忽登门拜访，将包裹提来，淡淡说道：“此件无人认领。也不是珍贵物品。派出所研究，请你们拾主自由处理吧。”黑秀才推辞，派出所同志重复说：“派出所已经这样决定了。”说罢，放下包裹，出门而去。黑秀才面带难色，想起邱靖文，对老伴喃喃道：“我们向哪里找失主？……要是老邱在，还可商量个处理办法，可他……”想到这里，又不免伤感。随后，慢吞吞打开红平绒，一丝丝拆开密缝的红缎层，里面就放着这个特制的上书“红匣藏真”金色隶字的大红铁皮小匣。打开精制暗锁，匣内就装着这厚厚十六本上书“红弹记”行书金字的红色塑料皮笔记本。笔记本内工书一部小说。黑秀才见是小说，不由纳闷，只得整日将自己关在屋内，从头至尾反复观看。观来看去，除从中看到较为熟悉的辛向共、齐建华两位亡友的一些生活遭遇外，其它人物、事体，都是似知非知，模糊存

在。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的作者确系何人？将此书留于他的用意何在？却未能找到任何线索，使他如堕五里烟雾之中。

次年正月十五，发生一件新事：这天黎明时分，黑秀才和许多老人正在滨河公园锻炼身体，突然听到凿石声音。大家顺声赶去，见一白须白发老者，容貌很似马克思，已走向河边，坐小皮筏，顺流而下，杳无踪影。回头看时，这棵老槐的护墩上已刻好、灌好“红弹落地处”五个大红颜体字。黑秀才一见“红弹落地处”，猛吃一惊。又见正好刻在存放包裹的这棵老槐石围上，更为诧异。于是，开始回忆邱靖文临终前遗留的那首七言绝句，逐字逐句推敲。原来那首诗，既非藏头诗，又非露尾诗，而是楼道阶梯式的“步步低”。前四句顺序第一二三四字，正是“红匣藏真”，后四句顺序第一二三四字，却是“借君传世”。

黑秀才释清诗义，恍然大悟，自言自语道：“既然马克思如此安排，我当赴死不辞。”随后选定“雨水”这个黄道吉日，搬来桌椅，开始说书。黑秀才演说的不是演义、古典之类，也非现代体裁，而是使用自由语言，演说一部现代章回小说。小说按主人公经历次序，分旧、新两个社会陈述。有些青年，初听乍闻旧社会，觉着荒古凄凉，节奏极慢，与当今时代不合拍，索然无味而离座。但老马细细与《二泉映月》相比，认为虽不及《二泉映月》那样哀怨婉凄，却也似深谷细流，时闻涓涓之声，曲折弯转不息，终归以点滴添补黄河、大海。于是，按着黑秀才的原说，随手工录下来，供有趣者飨读。黑秀才演说道：

此书不比空空道人抄录的《石头记》，也非同白猿交付泣红亭的碑记；而是我本人从这棵老槐的空心洞中拾得的笔记。现在，原物原件摆在原地。如失主在，情愿当面奉还。如无失主，我当代为宣传其中故事。有愿借阅原本者，可以奉借。有愿听讲者，请听我讲。

诸位：盖书皆因人、因事、因时而成，为传而立。所谓“文王拘而

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等，等等，皆因于此。但有因纪而书、因论而书、因感而书、因愤而书、因寓而书之别，又有因史成书、因传成书、因教成书、因理成书、因情成书之异。此书则因闲而书，为文而书，故名曰《聊解闲荒》。你当何来？原是一位老者，离却公职，终日无事，闲得慌了，遂想起所经所历，所见所闻，又想起昔日几篇无缘问世的文章，立下晚年成书之志，就信笔编撰起来。老者自序云：“生平胸无大志，却也坎坷不平。晚年久享清安，情怀难禁。闲愁无适，谨以小说形式代替真人实事，以笔墨聊寓所思。”这位老者，读书不多，却带一派文人习气。他为自己阅历浅薄辩解，认为自古文人，多喜攀显附贵，多好猎奇，所著书文，多系王公显贵经历，英雄名辈奇功，才子佳人奇遇。至于平头百姓，一无显赫名声，二无奇功奇遇，多被排斥于书文之外。即有所见，不是作为帮衬，也是寥寥数笔，一带而过。在堆积如山的文学宝库中，与祥林嫂命运共通的人物，仅只片言只语。在名享中外的巨著《红楼梦》中，主人公乃宝、黛、钗、凤，刘姥姥只是供开心的活玩具。李逵可算得草莽英雄了，跟随宋江入伙梁山，才露了面，出人头地；而李逵的老母究竟怎样生活，直到进入虎口，便不屑一顾。历史长河原是劳动人民的血、泪、汗水汇集而成；风花雪月只是这长河中泛起的杂沫。主流既是人民群众，自应一反过去偏见，将人民群众作为书文主体。此书原本此种精神，以求实求真为主，故无名人异事，只是些平庸之辈的生活际遇，平淡如水。书中也有几首诗词之类，多不符合格律，且“俗”“直”“寒酸”，犯大家之忌。但老者自名“自由体”，或称“信笔游”，认为诗词以抒情达意为要，形式应从内容，不可拘泥一格，尽是套用古人，反被古人框定住了。书后附记几篇论文，第一篇题为《论按劳分配规律的主导地位》。其余几篇，都是对这一主题的阐发。几篇论文，全都是已脱母胎、无缘经世的“私生子”，全属抽象概念，干枯如柴。有趣者可借阅全文。这里介绍太多，枯燥无味，会影响故事情节。值

得提及的是，老者却对这几篇论文爱抚备至，视同自己儿女一般，苦苦用心，颇费笔墨，执意要带它们进入这大千世界，供世人鉴赏。所谓“为文而书”，概指此也。有诗为证。

一首题为《特律鸣》，诗曰：

特律借田苦不睬，
却认樱美随心栽！
正是闺臣新恋期，
百花偏向情郎开；
春蝶秋蝉云头舞，
碧桃红梨助兴来。
伯乐单赏千里驹，
堪忍老马枥下哀？

另一首题为《岂乐天年！》，诗曰：

夜夜春江频歌奏，
五五梅岭几弄头！
清风明月夺人意，
白山黄水代我愁！
立论未就终身怨，
岂肯安天任时流！
莫笑花甲方披战，
重关险隘阻征途。

此诗后附注文二则。其一曰：吾喜《春江花月夜》、《梅花三弄》之高雅清朗，秦腔《西安事变》中周总理唱段之义愤激昂，话剧《刘胡兰》、《娇杨》之英烈悲壮，因录而备之，每每赏听，借发其怀。其二曰：“十月先开岭上梅”。梅，报时也。年循五五，已为政治生涯中之“立冬”。老而未朽，诚乃难事，岂可以戏曲常随，乐天年而待朽乎！

这位老者，颇负信心，自命非凡，空怀慷慨，临风感叹，似有不遇之感。其实是志大才疏，无什了了。他研究规律，只知其一，不知

其二，并未真正弄懂主导规律中的主导规律，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认为他桀骜不驯，个性孤僻，感情脆弱，放荡不羁，像个狂夫，近似疯癫。这在听完全书以后便可看得明白。

此处容再赘补一句：这位老者，本欲开门见山，为他那几篇精心之论诉些寒苦。只因想起“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名言；又因闲得怕了，总怕闲时消磨不完；又因岁不饶人，得下老年人些通病，执起笔来，衷不由己，便腐腐蔓蔓地叙说起旧日的一些辛酸苦涩来。闲话少叙，言归正传。欲知是何故事，请听正文分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二回 苦氏悲苦三哭见血 出塘原出一塘泪水

民国十八年，关中大饥；原于十七年大旱，夏田大减，秋田绝收。本故事正是从这时说起。

话说渭北黄土高原，东临黄河十里处，有个谭槐庄，远离城镇，僻静得如同世外桃源。庄上五十来户人家，多系祖居谭姓。其中一人，名叫出塘。这谭出塘生不逢时，投胎又错投到一户极贫寒的家庭。有首童歌，单道这个贫寒家境的，歌曰：

寒门儿女寒门辈，
满眼凄凉满眼泪；
几阵哭声几阵叹，
一堆糠糟一餐饭。

出塘的父亲名布武，生于清光绪元年。刚够三个相儿，就逢光绪三年大饥荒。赤地千里，斗米百金！布武家境本来穷困，又遇人吃人、犬吃犬的大年馑，哪有借贷之门？好在布武爹懂点医术，千里迢迢去甘肃宁县早胜镇，投奔一位远房族侄，替人看病。家里留下布武娘儿二人，紧关门户，静待佳音。头一年，布武爹还托人带回二两银子，不料第二年就去世了，连尸骨也遗在外边。布武娘守寡抚养布武，费尽千辛万苦，供得上了二年学，识了几个字，到十三岁，托人带到华县赤水镇一家商店当相公娃。布武天资聪敏，性情柔